

魯迅叢書
籍裝幀



鲁迅与书籍装帧



上海鲁迅纪念馆 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与书籍装帧

上海鲁迅纪念馆

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 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美术设计：陆全根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0 3/4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8081·12349 定价：25元



魯迅

序	钱君匋	I
鲁迅论书籍装帧		4
《呐喊》	鲁迅著，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发行	11
《彷徨》	鲁迅著，一九二六年北京北新书局发行	12
《坟》	鲁迅著，一九二七年北京未名社出版	13
《华盖集续编》	鲁迅著，一九二七年北京北新书局发行	14
《朝花夕拾》	鲁迅著，一九二八年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印行	15
《〈朝花夕拾〉十篇》扉页		16
《热风》	鲁迅著，一九二五年北新书局发行	17
《野草》	鲁迅著，一九二七年北京北新书局发行	18
《唐宋传奇集》(上)	鲁迅校录，一九二七年上海北新书局印行	19
《而已集》	鲁迅著，一九二八年上海北新书局发行	20
《小彼得》	匈牙利，H·至尔、妙仑著，许遐译，鲁迅校 一九二九年上海春潮书局印行	21
《不三不四集》	即《伪自由书》，鲁迅著，一九三六年上海联华书局发行	22
《准风月谈》	鲁迅著，一九三四年上海兴中书局发行	23
《桃色的云》	俄国，爱罗先珂著，鲁迅译，一九三四年生活书店发行	24
《花边文学》	鲁迅著，一九三六年联华书局出版	25
《小约翰》	荷兰，望、蔼覃著，鲁迅译，一九二九年五月未名社再版	26
《愚歌》	日本，鹤见祐辅著，鲁迅译，一九二八年上海北新书局印行	27
山水、人物		

《故事新编》	鲁迅著，一九三六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28
《近代美术史潮论》	日本，板垣鹰穗著，鲁迅译，一九二九年上海北新书局重校印行	29
《死魂灵一百图》	俄国，A·阿庚画，培尔那尔特斯基刻，一九三六年三闲书屋出版	30
《奇剑及其他》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鲁迅、梅川等译，一九二九年朝花社出版	31
《毁灭》	苏联，A·法捷耶夫著，鲁迅译，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校印	32
《毁灭》	扉页	33
《肖伯纳在上海》	鲁迅、瞿秋白編集，鲁迅序，一九三三年野草书屋发行	34
《在沙漠上》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鲁迅、梅川等译，一九二九年朝花社出版	35
《域外小说集》	鲁迅译，一九〇九年鲁迅自费出版	36
《苦闷的象征》	日本，厨川白村著，鲁迅译，一九二四年未名社出版	37
《出了象牙之塔》	日本，厨川白村著，鲁迅译，一九二五年未名社出版	38
《表》	苏联，C·班台莱耶夫著，鲁迅译，一九二五年译文社印生活书店发行	39
《创作的经验》	鲁迅、茅盾、郁达夫等著，一九三三年天马书店发行	40
《莽原》	(半月刊)鲁迅编，一九二六年未名社发行	41
《语丝》	(半月刊)第四卷第一期，鲁迅编，一九二七年北新书局出版	42
《鲁迅自选集》	一九三三年天马书店发行	43
《铁流》	苏联，A·绥拉菲摩维支著，曹靖华译，瞿秋白译序，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校印	44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一九二五年北新书局出版	45

《壁下译丛》	46
俄及日本作家论文集，鲁迅译，一九二九年上海北新书局印行	
《南腔北调集》	47
鲁迅著，一九三四年同文书局出版	
《海上述林》	48
瞿秋白译，鲁迅选校，一九三六年诸夏怀霜社校印	
《引玉集》	49
苏联版画，鲁迅编，一九三四年三闲书屋出版	
《且介亭杂文》	50
鲁迅著，一九三七年三闲书屋出版	
《十月》	51
苏联，A·雅各武莱夫著，鲁迅译，一九三三年神州国光社出版	
《心的探险》	52
长虹著，鲁迅编，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发行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	53
德国，C·梅斐尔德作，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	
《奔流》	54
(月刊)鲁迅编，一九二八年北新书局发行	
《萌芽月刊》	55
鲁迅编，一九三〇年光华书局发行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56
鲁迅选画并作序目，史沫特莱序，一九三六年三闲书屋出版	
《译文》	57
(月刊)第一期，鲁迅编，一九三四年生活书店发行	
《木刻纪程》	58
鲁迅编，一九三四年铁木艺术社出版	
《海燕》	59
(月刊)第一期，鲁迅编，一九三六年海燕文艺社出版	
《接吻》	60
波希米亚山中故事，捷克，K·斯惠忒拉著， 真吾译，一九二九年朝花社出版	
《国学季刊》	61
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三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	
《静静的顿河》	62
苏联，M·唆罗诃夫著，贺非译，鲁迅作后记， 一九三〇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发行	

《勇敢的约翰》	匈牙利，裴多菲、山大著，孙用译，鲁迅作校后记， 一九三一年 湖风书局印行	63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苏联，聂维洛夫著，曹靖华译，鲁迅编，一九三三年野草书屋印行	64
《死魂灵》	俄国，果戈里著，鲁迅译，一九三五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65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俄国，契诃夫著，鲁迅译，一九三六年联华书局发行	66
《艺术论》	苏联，卢那卡斯基著，鲁迅译，一九二九年大江书铺出版	67
《露谷虹儿画选》	艺苑朝花第一期第二辑，一九二九年朝花社出版	68
《两地书》	鲁迅、许广平著，一九三三年上海青光书局印行	69
《解放了的董吉诃德》	苏联，A·V·卢那卡斯基著，易嘉译，一九三四年上海联华书局发行	70
《一个人的受难》	比利时，麦绥莱勒作木刻连续画，一九三三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印行	71
《故乡》	许钦文短篇小说集，鲁迅编，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印行	72
《文艺研究》	(季刊)第一期，鲁迅编，一九三〇年大江书铺印行	73
《工人绥惠略夫》	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鲁迅译，一九二七年北新书局发行	74
附录	文字说明	75
后记		88
封面题字	茅盾	





书籍装帧在我国，有其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表现为单纯、洗练、朴实和静雅。宋元的精槧本，就是这种传统的极好实物。它不但封面具有朴实无华的设计，书签和扉页的题字，也往往出自名家的手笔。在版式上，字与字之间，无不注意呼应和协调，比如遇到笔划多寡悬殊的字碰在一起，或外形大小太甚的字碰在一起，都能运用书法规律进行调整，前者互作屈伸，使笔划停匀，后者适当收放，使外形减少突兀，每一个方块字都能有机地相处在一行之间，整个版面便呈现浑然一体，优美悦目的气势，和现代用活字排成的版面各异其趣。

随着时代的演进，西方印刷技术输入我国以后，书籍装帧有了新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佳作。鲁迅对书籍装帧一向很重视，并亲自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由于他的带领，后来人才辈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书籍装帧应该是对一种出版物的全面印制设计，这里所谈的，只是指它的一个部份——封面。一本书的封面，设计得好坏，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情绪。好的设计可以引人入胜，爱不忍释。封面设计或者纯粹成为一本书的精美的装饰，或者以高度概括书的内容化为形象，它犹如一部歌剧的“序曲”，聆听了它的音乐语言，可以得到歌剧的一个大概的面貌，从而使人的心情进入歌曲的中心，梦一般地沈醉在它的故事中，享受无上的音乐美。封面设计对一本书籍来说，也同样有此作用。

鲁迅对书籍封面的设计，是偏重于作为书籍的精美的装

饰的，但也并不排斥高度概括书的内容化为形象的做法。陶元庆为鲁迅的译著所作的封面，如《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唐宋传奇集》等，即属于前者；《朝花夕拾》、《彷徨》等，则属于后者。但也有例外。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致陶元庆信，托他为《坟》设计封面时说：“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但陶元庆在设计时没有遵循鲁迅的这个意见，却有意采用了高度概括书的内容化为形象的手法，作出了象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那帧杰作，鲁迅也深表满意。鲁迅为自己的著作设计的封面，则着眼于作为书籍的精美的装饰的，他能融合我国线装书的风格。如《北平笺谱》，就纯粹移用线装书白色长条的书签，黑字朱印加框，贴在封面左边偏上角的地位，使与右面几行装订用的白线相映成趣，真是落落大方，静雅宜人。他又为自己的著作《呐喊》设计封面，则是从这种朴实无华的传统设计发展而来的，改直长的签条为横长的方块，书名和作者的文字翻成阴文加框，印在封面的中心，略使偏上，一种稳重朴雅之感，直扑读者的眉眼，是一个优秀的设计。能作出这种发展，构成这个设计的，非有这方面的渊博素养是办不到的。后来如《热风》、《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这类封面，都是从仅用文字为素材的传统的书签形式发展而来的，这些设计都是属于作为书籍的精美的装饰的范畴，是十分典型的。

有一次，陶元庆陪我去鲁迅家，谈到封面设计，鲁迅提出是不是可以更多地运用一些民族形式，他认为我国古代的

青铜器和画象石，都有极其优秀的图案纹样和人物描写，如果把这种传统东西运用到封面设计中去，大概会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出现。由此可见，鲁迅对封面设计的观点，是希望能够创出我国自己的面貌，而不同于别国的风格，这个见解是十分重要的。

鲁迅对封面的印制也是十分认真的，这和他对任何事物都一丝不苟的性格有关。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致李霁野信说：“……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是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可见他对一个封面设计的印制，要求非常严格，一定要做到和原作不差毫厘，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应该很好的学习。

在鲁迅的影响和指导下，当时从事封面设计的人就有陶元庆、孙福熙、司徒乔、陈之佛和我，稍后又有池宁、沈振璜、郑川谷等人。他们的设计都有自己的风格。

我国书籍封面设计是同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分不开的。解放后，这方面的从业人员成倍地增长，可谓人才济济。追溯起来，还得归功于鲁迅的倡导。

这个集子，一九六五年就着手编辑，已经完成了初稿本。在十年浩劫中，沈睡了漫长的一段岁月。一九八一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现在编辑出版这个集子，作为纪念他在这方面的业迹，是很有意义和必要的。可是我们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只有继续加倍努力，才不负他的遗教。

钱君匋 一九八〇年九月

《苦闷之象征》就要再版，这回封面，想用原色了。那画稿，如可寄，乞寄来，想仍交财部印刷局印。即使走点样，总比一色者较特别。

鲁迅致许钦文信1925·9·30·《书信集》75页

但这一幅我想留作另外的书面之用，因为《莽原》书小价廉，用两色板的面子是力所不及的。我想这一幅，用于讲中国事情的书上最合宜。

我很希望兄有空，再画几幅，虽然太有些得陇望蜀。

鲁迅致陶元庆信1926·2·27·《书信集》79页

《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但听说第二版的颜色有些不对了，这使我很不舒服。上海北新的办事人，于此等事太不注意，真是无法可想。

鲁迅致陶元庆信1926·10·29·《书信集》99页

《坟》这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现已付印。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字是这样写：（因为里面的都是这几年中所作）请你组织进去或另用铅字排印均可。

鲁 迅

坟

1907——25

鲁迅致陶元庆信1926·10·29·《书信集》100页

《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黑假面人》的也一同托了他。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竟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

鲁迅致李霁野信1926·10·29·《书信集》101页

这里有一个德国人，叫Ecke，是研究美学的，一个学生给他看《故乡》和《彷徨》的封面，他说好的。《故乡》是剑的地方很好。《彷徨》只是椅背和坐上的园线和全部的直线有些不调和。太阳画得极好。

鲁迅致陶元庆信1926·11·22·《书信集》111页

《象牙之塔》的封面，上一次太印在中间了，下面应该不留空白，这回如来得及，望改正。

鲁迅致李霁野信1927·9·25·《书信集》163页

《小约翰》封面样张，今寄上，我想可作锌板两块，一画一字，底下的一行，只要用铅字排印就可以了。纸用白的，画淡黑色，字深黑。

鲁迅致李霁野信1929·4·20·《书信集》218页

《勇敢的约翰》图画极好，可以插入，但做成铜版单色印，和画片比较起来，就很不成样子。倘也用彩色，则每张印一千枚，至少六十元，印全图须七百二十元，为现在的出版界及读书界能力所不及的。

鲁迅致孙用信1930·11·23·《书信集》264页

《勇敢的约翰》已印成，……

这回的本子，他们许多地方都不照我的计划：毛边变了光边，厚纸改成薄纸，书面上的字画，原拟是偏在书脊一面的，印出来却在中央，不好看了。

不过在这书店都偷工减料的时候，这本却还可以说是一部印得较好的书；而且裴多菲的一种名作，总算也介绍到中国了。

鲁迅致孙用信1931·11·13·《书信集》289页

韬奋先生：

今天在《生活周刊》广告上，知道先生已做成《高尔基》，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

我以为如果有插图，就更加有趣味，我有一本《高尔基画象集》，从他壮年至老年的象都有，也有漫画。倘要用，我可以奉借制版。制定后，用的是那几张，我可以将作者的姓名译出来。

鲁迅致邹韬奋信1933·5·9·《书信集》373页

《两地书》……书面我想也不必特别设计，只要仍用所刻的三个字，照下列的样子一排——

这就下得去了，但我现在还不知道书的大小（象《奔流》一样？）和字的样子，待第一面的校稿排来，我就可以作一张正式的样子寄上。

背

景宋： 两地书： 鲁迅	鲁迅与景宋的通信
	两 地 书
	上海北新书局印行
	1933

鲁迅致李小峰信1933·3·25·《书信集》364页

书面（注：《两地书》）的样子今寄上，希完全照此样子，用炒米色纸绿字印，或淡绿纸黑字印。那三个字也刻得真坏（而且刻倒了），但是，由它去罢。

鲁迅致李小峰信1933·3·31·《书信集》365页

《杂感选集》的格式，本已用红笔批了大半，后来一想，此书有十七万余字（连序一万五千在内），若用每版十二行，行卅六字印，当有四百余页，未免太厚，不便于翻阅。所以我想不如改为横行，格式全照《两地书》，则不到三百页可了事，也好看。

鲁迅致李小峰信1933·4·20·《书信集》368页

笺上的直格，索性都不用罢。加框，是不好看的。页码其实本可不用，而于书笺上刻明册数。但为切实计，则用用亦可，只能如来示所说，印在第二页的边上，不过不能用黑色印，以免不调和，而且倘每页用同一颜色，则每页须多加上一回印工，所以我以为任择笺上之一种颜色，同时印之，每页不尽同，倒也有趣。总之：对于这一点，我无一定主意，请先生酌定就是。

第一页及序目，能用木刻，自然最好。小引做后，即当寄呈。

鲁迅致郑振铎信1933·10·11·《书信集》417页

虽是小事情(注：《陈烟桥木刻集》)。也看作大事情做，才是。例如选纸，付印，付订，都须研究调查过。……

封面的纸，不妨用便宜之洋纸，但须厚的。

此外还有，都须预先研究确定，然后进行付印。而内容选择，尤应谨严，与其多而不佳，不如少而好；又须顾及流布、风景，静物，美女，亦应加入若干。

鲁迅致陈烟桥信1934·4·12·《书信集》522页

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例如这回无名木刻社的画集，封面上是一张马克思象，有些人就不敢买了。

鲁迅致陈烟桥信1934·4·19·《书信集》528—529页

七日信收到，印《笺谱》纸，八开虽较省，而看起来颇逼仄，究竟觉得寒蠢，所以我以为不如用六开之大方，刻、印

等等，所费已多，最后之纸张费，省俭不得也。或者初版售罄，或全书印成，续行再版时，再用八开，以示区别，亦可。

鲁迅致郑振铎信1934·12·10·《书信集》633页

《现代版画》一本，去年已收到。选择内容且作别论，纸的光滑，墨的多油，就毁损作品的好处不少，……

鲁迅致李桦信 1935·1·4·《书信集》714页

用版画装饰书籍，将来也一定成为必要，我希望仍旧不要放弃。

鲁迅致赖少麒信1935·1·18·《书信集》732页

今天收到《现代木刻》第四集，内容以至装订，无不优美，欣赏之后，真是感谢得很。

鲁迅致李桦信1935·3·9·《书信集》769页

插画本丛书的版心，我看每行还可以添两个字，那么，略成长方，比较的好看（《两地书》如此），照《奔流》式，过于狭长，和插画不能调和，因为插画是长方的居多。

鲁迅致黄源信 1935·4·9·《书信集》794页

《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但如麻烦，那就算了，而且装订作也未必肯听，他们是反对毛边的。

鲁迅致曹聚仁信1935·4·10·《书信集》795页

欢迎插图是一向如此的，记得十九世纪末，绘图的《聊斋志异》出版，许多人都买来看，非常高兴的。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才去看文章，所以我以为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

益；不过出版家因为成本贵，不大赞成，所以近来很少插画本。

鲁迅致孟十还信1935·5·22·《书信集》317页

《表》除如来信所说，边上太窄外，封面上的字，还可以靠边一点，即推进约半寸，“表”字也太小，但这是写的，现在也无从说起。此外并无意见。总之，在中国要印一本象样的书，是没有法子办的，我想，或者将来向生活书店借得纸版，自己去印他百来本。

鲁迅致黄源信1935·7·30·《书信集》855页

在中国现在的出版界情形之下，我以为印刷，装订，都要算优秀的。但书面的金碧辉煌，总不脱“良友式”。不过这也不坏。（注：《苏联版画集》）

鲁迅致赵家璧信1936·7·7·《书信集》1011页

那第一本（注：《海上述林》）的装订样子已送来，重磅纸；皮脊太“古典的”一点，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

鲁迅致沈雁冰信1936·8·31·《书信集》1030页

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付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付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